





李相國論事集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提要

案李相國論事集六卷舊本題曰李

深之文

集唐李絳撰絳字深之隴西人擢進士補渭

南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蹟具唐書本

傳今考其書乃唐史官蔣偕絳奏議之文與

論諫之事雖以集名實魏徵諫錄之類也前

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稱今中執法夏侯公授



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
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
廷終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為李相
公論事集云云其說本明此本標題殆後人
傳寫所妄改歟偕序稱七篇今佚其一所存
惟有翰林學士時四十六事為戶部侍郎時

四事為宰相時十五事共六十五條叙事朴
拙頗乏文采謝狀賀表之類雜錄其間多與

論議諫無闕又批答賀屏風一條宣示李拭密

疏一條盛夏對宰臣一條皆憲宗之事尤與

絳無涉編次蕪雜亦乖體例然遺聞舊事紀

錄頗詳多新舊唐書所未載亦足以備考核

王林野客叢書引其救鄭細一條論採擇良

家子一條謂足補唐書之疎葉夢得避暑錄

話引其論吐突承璀安南寺碑樓一條訂唐

書之誤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證矣陸游集有

提要

二

此書跋稱舊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
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以序考之偕所序蓋
七卷者今一卷之本未見而此為七卷之殘
本乃有偕序豈後人以游跋更正歟

李相國論事集序



公元和二年四月以監察御史選充翰林學士未幾改
主客員外郎依前充學士逾年轉司勳員外郎來年改本
司郎中依前充學士自始直內署周旋凡五年不獨以
文章號令為應職意欲極直諫之道開天子之耳目致
生人於仁壽以為己任是時因抗言論事面命授中書
舍人賜之金紫時憲宗固以為南司大用矣不逾年自
戶部侍郎遂平大政其後二十年間崇踐中外卒以剴

鯁致奸凶之大禍大中初有詔史官差第元和間相臣
五人將臣五人將命圖形以補凌煙二十四人之次有
司即以公之名跡列在選中及上奏獨公之名留中不
報噫自古忠臣不得其死者自兩漢王嘉李固至西晉
張華如國朝褚河南裴河東之類劉毅不回有類公之
遺烈於公之生今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
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正直臣風槩讀之者令
人激起忠義自始內庭迄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

目為李相公論事集下以楷模於後代上以顯元和聖
后納諫之德昇平之運可惜其致云爾大中五年辛未
歲冬十月史臣蔣偕序

跋李深之論事集 渭南文集二十七
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論事集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則偕所序蓋七卷者也 淳熙戊申四月十九日笠澤陸某識

李相國論事集跋 彭文勤公知聖道齋
書名文集而卷目皆標論事蓋集中之一種全集已七而此種又闕七之一也 四庫全書改題為李相國論事集以入史部甚當其事新舊唐書通鑑多採入皆櫟括其辭亦有史鑑所無者脫誤無從校正惟名臣奏議中錄其文十餘條而訛處與此本正同是鈔胥傳錄之謬已久矣隨文改正庶幾可讀非敢以為定本也
新舊兩書絳本傳皆以此書為藍本今逐一注出則新書所採視舊書多至倍事增文減確乎有之昔人反以此為新書詬病毋乃好為翻案之過



李相國論事集

卷一



陳立炎

論李錡財產請代泐西百姓租稅狀

歷代名臣奏議一百五

唐 蔣偕 編

元和二年浙西擒李錡伏法准舊例籍其家財產業送上都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先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不道之告^十陛下哀憫無告為之弔伐變愁怨之氣為發生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

德其李錡家所積錢帛皆斂於人或有酷法發寬濫之徒斂
死其身取其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
狀布聞遠邇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
帛播聞四海非所以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
下痛哀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
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上覽狀嘉嘆
久而從之

論請驛遞救書狀

二百六

元和三年三月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知樞密中使劉光
奇黨庇同類奏准舊例散差中使走馬往諸道送救書
所貴疾速意欲庇假瑕其類使至諸道受納財賂俟其至
也自獲其半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奏曰陛下自臨御
海內事推至當易去煩苛今復以救書散差勅使專送
是求方鎮財物貨蓋非陛下意旨請付度支鹽鐵急遞發
遣既得疾速簡便又無求取勞擾上依絳等所奏光奇
又奏曰舊例如此難便改易上曰舊例若是即須恭守

若不是即須改移豈可循舊弊耶宜即依直裴洎李絳所奏自此衆情必知慮事可以理奪真致治之英主也故言時事稱貞觀開元元和之政焉

請立皇太子狀

七十二

元和三年學士李絳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本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已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

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為憲章伏望陛下抑揮撓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興儲副永固邦家則主壘承祧必先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虔懇未通於天地孝誠未達於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光先及於子孫朕甚惡焉然以卿忠誠累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憲章事重禮崇瞿然增惕宜依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冊命

即惠昭太子也

謝宣慰收

今日奉宣聖旨以立皇太子制下特賜宣示臣者祇奉
詔命歡抃失容伏以時屬昇平運逢交泰陛下思固大
本以承鴻休爰命元良式昭茂典無疆之祚惟永至德
之光日宣億兆生靈鼓舞欣戴臣猥惟淺陋獲奉軒墀
特降眷^睿慈俯賜宣示以榮為荷倍百常情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元和四年盛修飾安國寺左軍中尉功德使吐突承瓘
令僧惟應等連狀奏請立聖德碑承瓘恩澤無二言無
不行遂先立碑石大小高下一准華陰岳碑及堂構克
成承瓘奏請學士撰碑文且曰臣以排比一萬貫錢充
送撰文學士有進旨令學士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李絳
撰於是絳與諸學士議以自古聖帝明王無聖德碑豈
德不追歟蓋以謂不宜刊勒且示聖德有區限也及同
狀上論其旨曰陛下布維新之政剗積習之弊行前王

所不能行革歷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
自立碑以示天下聖政不廣彰滿假之漸招矜炆之譏即大易
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精勵求
理化成天下高視百姓王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以
碑表而贊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
揚至道哉故堯舜禹湯文武並建無立碑之事至秦始皇荒
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置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
巡幸之迹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為失道亡

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哉陛下嗣高祖太宗之基舉貞
觀開元之政思治理不違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
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
聖德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德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
允許今忽令立此碑與前頗乖可否相違是非殊異况
此碑既在安國寺中即叙載游觀崇飾之事不得不述游觀且
乖理要叙崇飾又非正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伏乞聖
慈特賜寢罷臣等職忝近密理合獻陳庶申葵藿之誠冀

增海岳之大謹奏其日晚奉宣進旨覽所陳深歎忠鯁已依所奏不令造立其碑樓遣令拽倒訖想宜知悉勅使宣了學士相視不準擬一狀便行尋問勅使如何拽倒曰聖人覽狀時承瓘正在旁立上處分令拽倒承瓘云碑樓功積大卒拽不倒欵緩令折意欲延引候便再論上厲聲曰多著牛拽乃不敢言遂以百牛拽倒某是旬當了奏聞便令宣與學士

上問得賢興化事對

一百五十三

上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闡覽前史見興化致理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加興歎想其風彩泊我貞觀開元之化備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蹤古昔之風將鈞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舉茲凋瘵納諸仁壽邊境靡烽燧之驚警即縣無愁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謚號不為宗廟之羞何行而可以致是也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鈞築之士想致

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祇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啟金縢皇天為之返風宗景公誠發德音妖星為之退舍天人相應感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

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才俊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傳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為能之抑臣又聞奏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繇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答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是猶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繳以羅垂天

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鄒衍樂毅至。故必以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忠進直者獎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遊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構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疎唯惟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官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

慢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字變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則必賢哲慕義英彥赴響伊尹必負鼎而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寧戚必捨牛而効用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顯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崇近與祖

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睿心企
及何遠之引哉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
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上曰美哉斯言朕
當書之於紳因有進旨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事
跡造屏風焉

造屏風事

元和四年勅學士令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佞臣事跡
作屏風三合其圖畫美惡題寫其事朕施於便殿坐臥

觀閱用為鑒誡以自省察學士李絳崔群錢徽韋弘景
白居易等檢討事跡如文王得呂望以興周桓公任管
仲以霸齊宣王誅阿大夫京房對漢元帝周幽王嬖褒
姒而為身禍秦二世惑趙高以亡天下陳後主方事弋
獵遂以亡國朱异勸梁武帝納侯景臺城遂陷如此之類
都五十餘事造屏風三合具列其事進入并以狀稱賀
上大悅乃令中使將出中書以示宰臣百僚上章賀節
日張於便殿朝夕省閱顧左右中人指示曰汝等大須

作意不得有如此之事

進歷代君臣事跡五十條狀

一百九十四

元和四年奏臣等先奉進^止旨令檢尋歷代至國朝已來
聖帝明王忠臣義士君臣合體事跡可觀者檢五十條
進呈欲於御座^置屏風觀覽者伏以自古聖人^王皆憂勤
庶政未嘗不取鑒於前代致理於當時昔太宗亦命魏
徵等博採歷代事跡撰群書政要致在坐側常自省閱
書於國史著為不刊今陛下以天縱聖姿日慎一日精

求道理容納直言猶更參驗古今鑒試美惡朝夕觀覽
取則而行誠烈祖之用心必致^貞正觀之盛理臣等謹依
撰錄都五十條賢愚成敗勒為兩卷隨狀進上其群書
政要是太宗親覽之書其中事跡^周固備伏望^聽德政日新
成不諱之朝致無為之化

批荅宰相等賀忠諫屏風

朕以負荷至大愒厲每深嘗所憂勤豈敢暇逸雖卿等
竭忠獻替蓋臣之救既多而朕亦追想聖明諫諍之規

是渴所以列其事跡文以丹青嘉乎匪躬凜然在目庶
以發揮寡昧辨察正邪置之坐隅所期於外獎示於諸
卿等但表於中懷詠之清風企以從政豈惟斯美得在
前人卿等道極致君才周濟物弼違義激於金石成務功
格於神祇事合公忠言形將順周省陳叙誠覽誠明所
賀知悉

論裴鈞進銀器狀

元和二年春德音天下方鎮因緣進獻哀刻百姓賦歛

煩重外以進奉為名內以貨財為事遂有痛哀之詔斷
方鎮非時進奉其夏季襄陽節度使裴均素交結內官
恃其援助遂進銀盆之類萬餘兩憲宗因事繁誤納於
內學士李絳等論奏云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
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猥愍萬世^性之愁苦念杼軸
之積弊知姦臣之徇私外以進入為名內以賄遺為計
厚歛^於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拯頽俗罷方鎮
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弊頒宣

之日遐邇必臻感恩涕泣仰聽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親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里類家吟戶詠氣舒目明讒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為陛下以財貨為先此人非益於聖德也其且裴均行不繇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則須恭守典憲尊遵朝廷若為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倘陛下以

裴均位當藩鎮官極崇顯未能行法以懲姦人伏望准制書令度支收納既不違勅文又免入內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上覽疏驚曰我事繁都不記得許令受納是我誤也所進是赦書未到前發來裴均特赦其過依卿所奏便送納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領銀器於中書宣示宰臣云裴均違勅進此銀器緣其赦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赦其過並令送納度支所宜知悉宰臣驚悅進狀稱賀中外皆喜上之從諫求理焉

李相國論事集卷一

李相國論事集

卷二

學士謝狀

唐 蔣偕 編

臣絳等今日伏蒙聖恩召對特賜延納過有獎諭又奉
 宣聖旨卿守職盡忠常如今日朕何憂天下不理又伏復
 見襄陽進奉出付所司安國寺鑄聖容處又罷臨幸者
 親奉德音旋蒙宣諭目覩盛事心感皇明喜戴交并并

舞失次伏以陛下憂勤庶政推以至公容納直言事惟
求當臣等恭守職分自合罄竭愚衷豈望天眷綢繆特
加獎諭感恩激切倍百常情至於慎守德音出外方之
獻嚴重清蹕罷近寺之游此皆發自宸衷卓然光大足
以動四方之聽感萬國之心臣等職在禁闈時逢昌運
以欣以忭意不能宣

論柳公綽事

一百三十一

御史中丞柳公綽與宰臣不協為所陰中憲宗因對學

士李絳忽云柳公綽逐突臺中公事不理我與一遠即
刺史以勵後人何如絳遂奏曰自柳公綽為中丞公議
皆云稱職性素強直不依附於人衆傳掌權之人有忌
者輒欲去之望伏聖意審詳根繇上大悅曰誠如此且任
之如有闕敗去之如何晚

論裴武事

百五十四

京兆少尹裴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
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承宗所署德

州刺史薛昌朝為德棣節度令中使賫旌節授之而魏
博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遽報承宗言昌朝與朝廷通
遂星夜追昌朝德棣州節度及旌節至魏州又為季安
留連得為宴樂停七八日而昌朝尋已追到鎮州朝命
遂不行比及武使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并言人譖傷
武云使回宿宰相裴洎宅遲明方見憲宗大怒乃召學
士李絳因顧願問奏對畢上顏色甚震怒曰裴武調我苟
求脫於賊中上言不實令我制除薛昌朝今果不受又

遂星夜句有誤

使回未見先宿裴洎宅須臾除嶺南遠處絳因奏言裴武
甚諳練時事性陷在河中李懷光賊中事蹟可稱今所
銜命不合絕有乖錯大抵賊多變詐難得實情以臣愚
慮思度王承宗恐國家必有征討請割德棣兩州且得
安全尚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貴求安之計必是此
心然鄰道魏博東平范陽與王承宗勢同事等恐他時
亦為朝廷所割必是為鄰國道所構兼以利害鼓動之不
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尋訪之裴武所上

表只得上承宗初時意便且奏來後又恐鄰境脅制誘
動遂有後變計裴武不敢不盡其心陛下擇裴武使充
逆悖亂之邦一不如意便有貶責臣恐令後奉使賊中
無復得誠實其後奉使者皆以武為誠依阿可否之間
必曰其言及表章則如此其深心則臣不可保不可顯
言是非陳列事狀若朝廷不得實狀別處置或有錯乖
非國家所利也若受賊中財賂言說不實則須重責以
懲姦欺又言先於裴洎宅宿裴武久為朝廷諳制度裴

洎身為宰相特授恩私必無若其未見便而宿宰相家固無
此理昧劣於此兩人猶不敢至是況皆是詳陳時事之
人計必無此時事必有構傷裴武陛下不可不察上良父
曰誠有此理事合從寬更不用武得守其位

論鄭綱事

百五十四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顧問畢上曰有一事甚
異朕比來未能言之鄭綱身為宰相事朕不盡心朕與
宰相商量欲詔盧從史却歸潞府續追入朝鄭綱輒漏

李林甫集
泄我意先報從史令其陳奏潞府無糧三軍且請山東
就糧為人臣豈合有此事耶故事合如何處置絳對曰
若實有此事雖以誅族於陛下未足塞責復曰陛下從
何得之計鄭綱必不自洩從史必不自言陛下先知何
以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對曰臣與鄭綱先後懸殊不
相往來臣約其事體必無此理鄭綱甚讀書頗識事體
時稱佳士素有美名雖不知其才術如何至於君臣大
義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輔參陛下密謀何敢洩之

於姦臣雖術同犬彘性如鳥隄亦不合至此况綱頗知
古今洞識名節事出萬端情有難測莫是不同列有不便
之勢專權有忌前之心造為此亂冀其去位若不過陳
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賜詳熟無令人言陛
下惑於讒佞也上良久曰亦應如此朕幾誤為處分至是
遂已

論白居易事

奏議二百二

上召學士於三殿對奏論政事拾遺白居易言事抗直

曰陛下錯上色莊而罷令翰林使密宣承旨李絳對上
曰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因切論曰臣聞主聖
臣直宥過莫大自陛下開納諫諍容受善言直小臣然後
敢極論得失從而怒之則是緘其口若從順陛下則安
敢發言論况居易所言志在裨益言雖太直事涉不私
伏恐衆議以為陛下惡聞直諫斥出正人非所以發揚
聖德納諫諍也上悅曰依卿所奏遂待之如初

論國學疏

一百十三

學士李絳上言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
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或樽俎揖讓之禮
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入視學皇太子行齒胄之
禮斯所以用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
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事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
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
祖亦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
儒學碩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

鴻名碩德，康國濟時，未有不游於太學以躋顯位也。國家自高祖初，平關中，便修太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費舍，大引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得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行，禮樂咸備。正觀之理，謂之太平。至於開元中，亦引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廢於衰亂之代，非所以俾風俗趨秉而皆好虛忘本業而務實。蓋緣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

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滌瑕穢，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陶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隆，闕絃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胡寇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機，馬廐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

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儒碩精選生徒獎
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厨饌
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
有懲勸拔萃出群者廢之以祿廢業怠惰者教實之以刑
自然儒雅日興經典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
崇陛下垂拱明廷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
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覽愚言起茲
廢墮廢引於教化冀裨聖政少助皇風上於是宣付中書
門下令修起國學執事者以為虛文不能將明主上之
意遂因循而已

論諫諍事

奏議二百二

學士李絳俗堂論事畢上曰近日聞諫官諫事頗有不
實言事朋黨動多是謗讟須遠貶三兩人甚者以勵其餘
絳因對曰陛下此言似非聖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誤天
心且自古聖王未嘗不納諫則昌拒諫則亡故夏禹拜
昌言漢武延直諫所以光於史策也史傳備載歷代帝王置

敢諫之鼓立司過之吏木鐸狗路以豚風謠之詞商旅謗
市以詳得失之政故成湯聖德格於皇天而稱改過不
悛顏回希聖四科之首而美不貳過則知雖至聖賢不
免有過所貴能改不至順非若無諍諫何以知過故書
云汝無面從又曰從諫如流昔太宗以聖武削平天下
奄宅萬國而懼臣下不諫誘之使言至於李大亮孫伏
伽之儔皆以上疏諫事並蒙褒獎魏徵王珪事無大小皆
獻直言諍諫切直用裨聖德故太宗振英聲於萬古王

魏流芳名於千載未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洎我太宗
窒諫路以自擁蔽不聞其過唯失道之君惡聞已過夏
桀殷紂周幽秦皇以拒諫飾非諍遂道敗德直言者謂之
誹諉正諫者謂之妖邪忠臣結舌端士養斂跡故不知已
過遂至亡國向者四君招諫使言聞過輒改易覆車之
轍啟忠臣之心則當政化益光宗社永固殷湯周武安
得有鳴條牧野之戰戎人漢祖安得有驪山軹道之師且
今補闕拾遺天后所置使在左右司察得失昔施之

於女主今黜之於聖時國史之中何以示後微臣竊為陛下惜之夫臣下貢言於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度夜思將有上諫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二三何哉故忤意之言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相時避禍者也自非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已正諫有裨於時溫言容納獎勵勸道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其禍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

盡節之臣竭忠之士顧食君之祿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納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諫如是之難也所以明主須宥其過恂恂納諫切言者賞之使必進極諫者褒之使必行然後聖德光明大化宣暢今黜責諫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禍也陛下詢於微臣不敢不陳愚欵上曰非卿此言我安知諫諍之益也

奏事上怒旋激賞事

奏議二百二

學士李絳於浴堂北廊奏對指切時弊有忤上旨及論

中官縱橫方鎮進獻事宜上怒甚頭面俱赤厲聲曰卿
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奏論不已曰所奏陳事理豈臣身
之利是陛下之利陛下不以臣愚昧使處腹心之地豈
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
負陛下也若不顧禍患盡誠奏論磅忤悻臣上犯聖旨
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之與承瓘素不相識又
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虧損聖明故不敢不言也使臣緘
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絳誠切不回怒色却散乃慰諭

曰卿盡節竭誠於國人所不敢言卿悉言之朕聞所
不聞知所不知真忠正誠節之臣也疾風知勁草卿
之謂矣他日南面亦須如今絳遂拜謝而退上遽令與
改官遂特命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異哉論事過則
怒正理當則悅不遷於事唯在於公息雷霆之威布陽
和之德非憲宗至聖孰能是哉

論中尉不當統兵出征疏

二百三十六

元和四年上令左軍中尉吐突承瓘統神策軍討王承

宗節制諸道兵馬翰林中縷陳從古無令中人統各鎮
師徒諸道受其節制者師出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
一十八度後宰相論亦不允遂依上旨乃令學士李絳
撰白麻其日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適有進旨召翰林
梁守謙上手執一紙文書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瓘而學
士不肯如何遂令中書出勅夫以人主之威承瓘之寵
兵戎之重事學士之微品天威下臨遣其草制復有何
難而因循道理愛惜事體至於手執相府狀令中書出

疑脫使字

勅不怒學士所守能察盡忠之誠雖古先哲王何以及
此踰歲承瓘果無功旋師更寵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
中尉絳謂諸學士絳繆蒙恩獎超越諸公當嘗思報恩不顧
獲罪今吐突啟用兵之端無擒敵之功傷人費財貽國
大耻虧損聖德汗辱史策此事須上論不敢迴避履危
之際絳自上疏不敢有累諸公遂上疏極諫其略曰承
瓘擾改師徒陷沒將校衆情羣議請方謂陛下正其刑典
懲之後來今返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軍失律

之將蹈利干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同而罰
異王法之不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翫國敵典之不行
也伏望心割不忍之恩舉不刊之典責無功之罪追不
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當危之士無復顧望實
天下幸甚疏既入絳謂諸學士曰此疏事合分陳豈得
顧念禍患少當貶責便從此辭遂於本閣取前後所上
章及稿草悉皆焚毀俟命而已隔兩月承瓘遂罷左軍
中尉以散伍就院然後相賀拊舞聖明憲皇割恩務理
從諫納忠如是天下仰觀日月謂之中興太宗玄宗之
盛無以過此也

李相國論事集卷二

李相國論事集

卷三

唐 蔣偕 編

上令宣示邪人事

元和四年王士真率其子承宗輒令軍府事中人承瓘
勸上興師討伐時事人情不願動衆盖緣鎮州四面皆
叛渙之地事同勢合必難成功又以承瓘統左右神策
軍專征令諸道取其節度中外極諫言其不可前後二

十餘度上意猶豫未決而宗正少卿李拭密上疏言承宗必須誅討承瓘是親近信臣合委禁兵為統帥諸軍不敢不伏上忽遣翰林使梁守謙把拭狀來謂學士等曰此是姦邪之人知朕欲令承瓘領兵討伐承宗便希我意故進此狀卿等記之已後不得輒令進用若非應期聖哲何以洞鑒事情豈尋常守成之君所可擬也

論讒毀事

二百九十一

學士奏事極論宦官權倖侵害政事構毀忠正政調惑聖

聰上曰此輩從古而有非朕特置也臣其何敢調惑構毀朕豈用其言哉學士對曰陛下不信試取聖意素所美之事假以上旨為惡聞之即為不顧事實好惡便隨順聖心而言此豈忠信所為實傾邪也中人本性唯在財利若趨邪行賄者雖事類踳跖智致如豺狼而因便陳啟悉謂賢才若守正不通者雖行同顏閔理等龔黃因事為中傷謂不貪冒不知仁義不分邪正此其天性也臣不敢言聖意知其如此遂其喜怒蓋以常在左右積於狎

既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上聞而怒之因而信之却謂之為之公也如此事狀備載史言巧拙為真今古同病上曰此等是朕奴豈有信其毀譖如有此事卿等一奏論朕當處置勿希朕旨

論鎮州事宜

奉宣令因鎮州事勢朝廷欲自除人如何學士奏曰臣等伏以河北專有土地父子相承每思此事常所憤歎自聞士真亡沒夙夜思量誠願別議除人以去久弊然

以朝廷法制初立須慎事機度其萬全方可處置伏以自武俊父子相承至今四十餘年軍鎮人情慣習已久兼聞士真有子久領兵權今別除人深恐未可况范陽魏博易定淄青皆是父子相承實同流類鎮州若有草易此輩必不自安茂昭雖有所陳亦恐未得甚信竊料四鄰節度多有此心必謂進退之間皆有何所利者若鎮州除人入得其便以此為功名若勅命萬一不行因此却相交結在於國體不可便休即須備守封疆兼議

李林園論事集
討伐因此節度使必加封賞軍士亦須給資糧賜臣以
知其四鄰進退有利況今江淮水旱財不充力陛下
懷憂勤猶思賑卹當於新以河北近來稍加恭順當其
畏威懷德之際示以含宏光大之恩且令士真之依師道
例充留後既推恩信且獲便安近日師道寂奉朝廷猶
奏小男引方充副使則鎮州未可改易事理灼然但國
家財力漸豐德化漸及他時制置必易指揮臣等慮及
此事已具聞奏累日思量非不審細利害得失斷在不

疑伏望聖恩俯賜詳鑒

上鎮州事

奉密宣令欲與承宗留後便割鎮州莞內德棣兩州別
置一鎮又欲令人諭承宗遣依師道例送兩稅卿等商
量如何者學士奏曰臣等竊以鎮州專有土地四十餘
年軍鎮人情久已附着今若別議割隸即成不安軍情
又阻憂疑怨望以此為辭官爵恩澤悉為虛弃儻割隸
之際萬一遲迴事體之間倍難處置况鄰近數處情狀

皆同料其中心亦憂分割若潛計會必有拒違朝廷計
謀須審利害捨小取大斯為遠圖臣細思量必難割隸
其兩稅官員等伏望聖恩授承宗後因弔祭使鎮州日
令出自其意以諭承宗使其感戴恩造若引師道例不
欲令知出自聖旨倘或自効理固合宜若事或不行體
亦不損臣之愚慮敢不竭誠伏望聖恩俯賜詳鑒

又上鎮州事

密奉進旨今劉濟季安皆有疾患忽有故者不可盡知

鎮州例皆與其子今欲乘此便鎮州別除人如不可即
議用兵議者皆以為然恐卿不細知彼事情宜審商量
奏來勿錯誤者學士奏曰臣等再三思度敢不詳審伏
以鎮州人心固結難即改移鄰境事同必相扶會當其
無事則相疑沮見有改易則却同心意者以子弟為謀
他日還慮及此情狀可見事理昭然今若欲除大臣等
鎮臣愚必知未可不如且示懷撫以收其心所以頻有
奏陳伏冀俯存含忍實慮別除人後制命不行即須興

師且事征討蓋以江淮水旱人力困窮陛下每切憂勞
尚加賑卹財賦所入經用不充今欲鎮州用兵須令諸
處進討計用兵數供費已多萬一四鄰之中同類潛相
扶結相為影援延引歲時則為患益深所費轉廣縱陛
下悉出府庫以給軍須若更淹延將何及計兵連之後
勢不得休北狄西戎素多姦狡忽乘間隙侵犯邊疆又
須興兵以事防遏首尾應敵則內外憂危臣等必知興
師未可自陛下臨御天下諸州連帥頻見軍功言事者

不計始終喜功者輕議討伐今鎮州事勢與劉闢李錡
不同何者劔南瀾西本非反側之地劉闢李錡暴生狂
逆之心唯以財貨誘人人心本無結固又四面皆是國
家兵鎮事與河北不同所以懇請誅討料其事勢舉必
萬全今鎮州事宜與河北有異外則結連勢廣內則膠固
歲深以此用兵必為不可其劉濟季安雖有疾患至於
事體與鎮州畧同若亡沒之後或別有其便即相其便
可否臨時裁制伏以崇勲盛烈底定四方必有其時可

以斷致自鎮州有故臣夙夜思量誠願因其此時收得
一道事有未可不敢因循瀝竭肺腑備陳愚款貴得萬
全之計上酬不次之恩事之安危伏冀聖慮所切惟望
不納浮議斷在宸衷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

學士奏從史比來事跡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
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冀許用兵求姑息今親領士
馬欲往邢沼假以就糧實為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

伏賴聖德備詳端緒用絕其請不許此行臣愚懇竊料
從史必更密陳利害求動師旅為輸忠誠苟私於身非
利於國更有奏請伏望以此隄防

澤潞事宜

學士奏臣昨已具狀陳烏重衡不可便授以澤潞請與
河陽却除孟元陽澤潞臣進狀後至日晚方見承瓘文
狀奏行營事宜其烏重衡承瓘已為與文牒令勾當留
後詳覽驚歎實所痛心且澤潞五州據山東要害河北

連結唯此制之礎邢洺三州入其腹內國之所繫實在安
危比者茲道為從史所據亮狡情狀昭然可知比年與
劉濟王士真相結又奏其男充都知兵馬使如此姦狀
聖情具知今地降虛陛下神畧坐致亮惡却收一道奈
何欲與重衡却弃此鎮陛下昨追從史者度於利害須
以計擒然於國家已失大體今澤潞重鎮承瓘輒以文
牒便差人乞留後遽請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
昨收澤潞人神同慶國柄再立制度重顯今忽與本軍

將物情頓沮朝經大紊自削形勢却恐不如從史向者
從史雖懷蓄姦蠹已受朝命方鎮今重衡一時素無功
榮承瓘一牒便河南河北諸侯聞知憤怒之心必生言
語蓋以專權日久莫不各有將校且懼且恨必謗朝廷
皆謂重衡與承瓘交通作計遂却從史代其使主便與
節度豈唯事同致怒實亦人情難堪儻劉濟茂昭季安
執恭韓弘師道恥有名位與重衡同列繼有表章陳其
情狀并承瓘專授重衡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牒

不答即方鎮之體大阻若別處分即朝廷之體頓虧是
令承瓘取怨天下從史以澤潞不容遂至狼狽若承瓘
為天下不容何以自保或恐因此遂亂今重衡便除河
陽亦是望外之福况新有從史事豈慮重衡遲迴重衡
所得方偶已是承瓘之力元陽若與澤潞又是事望所
推不唯忠義堪為腹心兼有才畧實可委任兩河方鎮
亦必忻懼朝廷制度又再修舉利害懸遠事在不疑况
重衡須為從史結託劉濟士真構間虛亂為國生事至

使聖恩特遣朝官委曲宣諭僅得寧止如是則事跡固
無遠大臣豈與重衡嫌隙豈與元陽有親故蓋為社稷
之計朝廷之勢可惜爾伏望聖恩斷在不疑與重衡河
陽足以賞逐從史効與元陽澤潞足以壓河北諸侯之
勢朝廷收得威柄承瓘免有負憂責機便易失時事難
遇伏望定於神慮遂此至公臣等懇切陳不避忌諱者
伏以獲居近密特授恩光若緘不言上負陛下伏惟聖
慈俯鑒愚款速降制命以副人心奉宣悉依卿處置

澤潞節度使

一百九十七

學士奏守謙臣謹來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衡部

置署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者臣竊以此處置實非

所宜比者以從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至生彼邪心致茲

惡跡今重衡驅逐從史忽領旌旄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

陛下密以官爵誘其將校逐其主帥人情離異國體已

傷若以重衡主兵勢須便與即是威福不在朝廷於事

體之間與從史何異議者若曰重衡見主權必不受制

臣觀事勢實恐不然何者伏緣從史懷惡蓄奸姦調上違

命所以重衡得效義獻款以順為名其衆遂伏今重衡

若不顧憲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寧息偏辭儻失衆心

前事豈遠以此事理必無異圖縱軍中有狀請與重衡

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輩既多當不願重衡獨得別

與一鎮少愜衆心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衡授以河陽

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大伏國體得全且

重衡忽自軍將校授以河陽校於行間恩生望外豈於

此際便有遲迴，棄義虧忠，遣違福取禍，雖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陽功效素高，公望又積，澤潞接近，久亦承風。今若除授，便徑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卹其貧乏，各使安存，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衡既得，方鎮元陽，又愜人心。如此處置，必無差誤，機事可惜，實所痛心。威柄一失，豈可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特賜省覽，斷自宸慮，成此聖功，輒敢獻陳，伏候聖旨。奉宣依卿所奏施行。

張茂昭

學士奏伏以茂昭舉家朝覲，河北都無此例。雖本情自任，不得在外體殊，可嘉稱，須降恩榮，以存激勸。今迪簡除，易定節度，茂昭便是前衡行理之間，恐非穩便。又所隨將健悉屬定州，茂昭寂寞於體，非宜。伏望聖恩，速除茂昭一官，并專使宣諭，從將校悉令取茂昭處分到京。別有進止，如此處置，實協事情。謹具奏聞，伏候聖旨。奉宣依所奏，遂除河中節度使。

李相國論事集

李相國論事集卷三

古書流通處

